

我們的危機還沒有到來

● 鄧 廣

中國與俄羅斯簡直可以說是同病相憐，所以有關俄羅斯的一切，中國政府和知識份子都很關注。把《二十一世紀》今年10月號發表的一組關於俄羅斯改革的文章，與近年國內自由主義者對於俄羅斯以及東歐的研究和期望對比着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組文章對於俄羅斯民主進程更多地表達了憂慮，對中國的漸進改革說了不少好話；國內的自由主義者大都認為俄羅斯的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制度已經規模初具，最初的危機正在過去，未來會愈來愈好，中國只有學習她，走這條路才有出路。中國政府對於蘇聯解體、東歐巨變有着某種擔憂，但在其政策的內在邏輯上，完全是亦步亦趨。

如何認識蘇聯解體後，俄國經歷了政治根本轉型，但基本保持社會穩定，經濟也開始恢復增長呢，在《二十一世紀》這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的這種變化來自於普京(Vladimir Putin)對於葉利欽(Boris Yeltsin)的反動，普京吸取了許多俄共的主張，由此可以看到中國與蘇聯或俄羅斯的第一個區別，即蘇聯或俄羅斯無論何時都懂得經濟強大、政治強大的國家才是目標，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和民眾當前沒有這個認識。他們認為世界上存在着一種最好的政治制度，為了實現這種制度，其他的都可以放棄。格沃斯捷夫(Nikolas K. Gvosdev)在

〈普京的俄國向何處去？〉分析的俄羅斯外交中處處滲透着其國家目標——堅韌而百折不撓。

秦暉發表於2004年10月的文章〈東歐專制私有化「翻船」值得國企改革借鑑〉以及金雁和秦暉的專著《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對於俄羅斯發生了甚麼做了相當細緻的比較分析，看到了其中的許多曲折。藉着「郎旋風」事件，秦暉再次強調了民主對於「私有化」成功的重要意義，而此時，多數自由主義者更看重言論自由。

蘇聯的解體恰恰不是民意的結果，也不是因為計劃經濟崩潰，而是因為一個由少數精英統治的高度集權化、等級制的專制國家中的黨國精英認識到，資本主義將帶給他們更大、更安全、更穩定持久、更合法的個人特權，因此他們致力於資本主義化並取得了成功。蘇聯體制解體的深層原因，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官僚集團的強大^①。認識到這點很重要，中國官僚集團的強大開始於1978年，1989年的群眾運動沒有能夠阻礙它的發展，目前這種力量已經非常強大，有趣的是政府官員對於私有化的信心與熱情，比自由主義者還要高很多。

中國與蘇聯或俄羅斯的區別之二在於，即使搞了十五年私有化，其社會主義因素目前還要比中國多得多。居民住房不收費，物業管理、房屋修

如何認識蘇聯解體後，俄國經歷了政治根本轉型，但基本保持社會穩定，經濟也開始恢復增長呢？從《二十一世紀》這組文章可以看到，這種變化來自於普京對於葉利欽的反動，普京吸取了許多俄共的主張。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和民眾認為世界上存在着一種最好的政治制度，為了實現這種制度，其他的都可以放棄。

蘇聯解體是因為黨國精英認識到，資本主義將帶給他們更大、更安全、更穩定持久、更合法的個人特權，因此他們致力於資本主義化並取得了成功。認識到這點很重要，中國官僚集團的強大開始於1978年，目前這種力量已經非常強大，有趣的是政府官員對於私有化的信心與熱情，比自由主義者還要高很多；而俄羅斯的民主化程度要高於中國。

繕費用仍然由國家承擔。自來水、熱水（一天二十四小時供應）、供暖，從來就不收費，索性連水錶都省了。全民公費醫療，農民、無業者一律公費醫療。手術免費、住院免費、治療免費，唯一不免的只有藥費。義務教育制度依然如故。莫斯科市民60%以上在郊區建有私家別墅。2003年的社會優惠政策所需要的資金高達2.8萬億盧布，相當於政府全部預算的68%。

中國與俄羅斯的區別之三在於，俄羅斯的民主化程度要高於中國，儘管在東歐各國中，俄羅斯的民主化程度偏弱。中國的民主則一直在削弱，十五年來，官僚集團、資本以及官僚集團和資本的結合抑止了工會和基層民主。

中國要從俄羅斯的案例中吸取教訓，也要參考普京的國內政策和外交的經驗。民主憲政轉型前的準備

是很重要的，對政府來說，要加強法治，約束官僚集團的行為；對社會來說，要加強基層民主，發展工會、農會，而不是僅僅謀求更多不平等的自由。

這組俄羅斯研究的文章，對中國的啟示是多方面的：並不是民主憲政轉型了，國家就能夠煥然一新。如果在某些關鍵地方走錯了，國家會陷入更深的危機。

註釋

① 具體論證參見科茲(David M. Kotz)、威爾(Fred Weir)著，曹榮湘、孟鳴歧等譯：《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鄧 廣 自由撰稿人，興趣領域包括學術書評、電影學、文化研究等。

聯邦制的司法中心主義精神

● 秋 風

季米特洛夫(Martin Dimitrov)在〈俄羅斯與中國聯邦制度之比較〉中提出了一個有趣而大膽的命題：俄羅斯和中國可以被視為聯邦制國家，而且都是不怎麼健全的聯邦制，都存在着相似的「聯邦反常」現象。他進而得出結論，認為俄羅斯和中國的聯邦反常，其實存在於一般意義上的聯邦制度安排中，聯邦制本身加劇了不平等和腐敗，它們是聯邦制的「黑暗面」。

不管聯邦制的確切含義是甚麼，俄羅斯都屬於聯邦制國家，至少其憲法對此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中國的憲法顯然並無此一規定，中國的政治學家也幾乎無一人將中國視為聯邦制，因此，季米特洛夫結論未免有點唐突。

作者給出了一個聯邦制的定義(出自瑞克[William H. Riker])，但這個定義本身就比較含混：「聯邦國家是由兩級(或多級)政府行使對國民的